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鮑
臆
園
手
札

鮑
康
著

中
華
書
局

鮑臆園手札

此據滂喜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鮑臆園手札

承惠新刻多種。感荷感荷。康守夔。僅二載。以不欲久戀腥羶。有妨賢路。遂帆收順水。甘作野人。旋都後。不復入衣冠之會。未曾走謝。定詒諒之。夔郡俗地。不特無所得。並無所見。傳聞船山檢討家。以小舟載書出售。每舟索直不及百金。欲馳取之。已悉爲某明府所得。如確有是事。亦足慨也。郡中僅一隋碑。近年出土。拓奉二紙。幸鑒存。

屬題泉冊。展視蓋數年前所獻打本。精品寥寥。拓亦不緻。乃荷精裝若是。並示我壬申消夏詩品泉二律。殷殷念及鄙人。深用爲媿。率識數語塞責。疊惠墨本。多多益善。投木李而得瓊玖矣。藏泉尚有可拓者。容暇日一一奉上。

來示誦悉。劉丈燕庭藏器。凡在秦所得者。康處皆有拓本。適青園丈之蜀道經長安。全數索去。以康可向燕翁再索也。乃南北睽隔甚久。比燕翁解官。陳粟園輩皆是散。遂無人代拓。青翁諸器。真僞參半。緣恩惠過秦。尚不悉張二銘輩之工于作僞。身後亦悉償官。述思之恨甚。尊處拓本二巨冊。昨未及細讀。幸付一觀。

李竹朋藏器拓本。敝處復出十餘種。先以檢贈。餘容馳書索之。康在夔。僅得南宋錢泉百餘種。足補前冊所未備。打本奉上。古泉視銅器尤不易拓。以字皆陽文。紙稍乾。卽脫。簠齋教我拓法甚悉。用白芨水黏之。

則固且不量紙以汪六吉棉連第十七刀者爲佳。康所用尙當年乞燕翁購之南中者。今也則無。昨歸誦手畢。期我之厚。愛我之深。令人感銘肺腑。代刻一語。尤滋慙汗。泉說恨少。無足觀。竭三冬之力。當續增數十。則來年定遵示付刊。鄙意不寫古字。以字古而文不古也。自來詠泉詩甚少。只燕翁有絕句二百首。版已無存。拙詩尙有及之者。擬並泉譜諸序跋。別爲一卷。附泉說之後。憶族弟瑞駿。曾爲康刻詩于山左。甫及第八卷。遽罷官籍沒。並稿本亦失所在。昔人有云。得留數卷詩。供後人譏評。即是不朽。足見覆轡亦非易事也。一笑。

竹朋刻書最勇。來箋云。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之。讀之令人失笑。然卻宜效法。青園燕庭諸公皆過于慎重。轉留餘憾。無窮。篋齋集金文至九百種。康每促其早日刊定。但恐奢願難償。吾輩成一書。則是器卽足以傳。並聚散亦可聽之。有勸平泉一草一木之語。真千古癡人耳。足下之彝器款識。聞已付棗梨。竊以先覩爲快。

泉說寫出數十則。先送覽。其中只泉范諸說。尙屬詳人所略。其有應刪應改者。務爲我削之。吾輩著錄。全賴友朋指正。否則徒災梨棗。甚無謂也。門下士工書者多。重以鼎言。屬爲代寫。自倍增聲價。甚感甚感。瓦當一具。文稍別致。如可留則請留之。康寓秦時。所收亦不少。存一戚家兵燹後悉失去。足下嗜此。當致書蘇億年。屬其加意物色。金錯刀一枚。送供清賞。匪云美人之贈也。一笑。秦中所出刀胚。未錯金未磨鏤者。青綠厚重。水銀古尤佳。頗足珍玩。當日市肆時見之。近乃絕不一遇。恐率爲黠賈補嵌金字矣。

戴文節古泉叢話聞已刊成洵大快事幸多惠數冊以分贈陳李諸君計簠簋拓本亦不遠當至矣泉說復寫出數十則就正中有數事尙足解頤至論斷從前諸譜皆道其實非敢如胡氏致堂謂三代下無完人也螳螂黃雀千古妙喻不數年卽有攻吾之短者矣足下閱及此亦當囁然

秦中銅器時時出土大率無字自燕翁宦秦蘇張輩始知以字爲貴遂並寸許銅造象往往于背上補鐫年月是古佛亦幾無完膚矣惟鼎彝之屬僞刻者字必多其數字及十數字者尙半係原物若孟鼎毛公鼎當日在秦曾經目擊實非蘇張輩所僞刻簠簋云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氣一字有一字之氣氣安能僞乎張香濤學力過人具有辨才未免揚九天而抑九淵耳只葉丈東卿送金山之鼎出土時僅字兩行前後百許字係出補鐫康與蘇張輩相識久亦並不諱言之也

秦中古泉率以舊泉改鑄故易亂真所謂薛刻是也但真泉縱不綴者亦有神致僞泉則色澤字畫悉能僞獨神致不能僞多見自能辨之簠簋云古器中僅有作寶尊彝數字不著人名者殆當日市鬻之器其說良是因思鐘鼎銘勳示後故詳其年月戒其孫子宜也若尋常佩服之物亦必鐫惟王幾年子孫永用等字恐無是理其爲俗工妄作也奚疑

頃復承惠精拓多紙感謝無似來示述及沈韻初之事令人悵愕尤物久聚輒遭火劫若自付一炬信所謂文武之道盡于今夕者矣康舊存秦中書版十數箱亦悉爲人私售去前歲過秦方設計贖歸顧已不全有壽藤齋詩行草近四十卷補鐫尤不易近甫幸工竣一一印出奉覽

錫我多儀。皆內廷珍物。得之欣感。大酒一罇。紅白梅花四盆。聊以饋歲。匪云報也。來示誦悉。考據之學。良難。今人才力不逮古人。明甚。古人不能知者。今人豈能悉知。第論古如作人。一味模稜。有何意味。但只宜自圓其說。不必謂數千年來盡無人知也。阮刻款識。及金石粹編。弊在貪多。不能不假手于人。遂留罅隙。然開山之功甚鉅。吾輩節取其長可耳。蘇張偽刻。尙不甚多。亦復易辨。若泉話所云。半古之人所爲者。則難以發其覆矣。顧細思之列國時。卽有膺鼎。當日已幾不能辨。何況數千年後。書至此。不覺大笑。策博足下一笑。

再考據之學。豈但往古難徵。卽以近時掌故而論。煌煌實錄。何等重大之事。咸豐末年。國史館補繕宣宗實錄。一分借出。當日恭閱稿本。康與校最多。如文孔脩相國。諡文端。數年前事耳。錄中作文莊。經纂脩校對。提調總裁數十人之目。未曾更正。卽與列傳不符。又如兵部朋馬奏銷。某總裁簽出。云朋疑作棚。提調卽加簽云。遵改。康在閣中。頻見題本。朋何嘗作棚乎。又如朝鮮國王李昇。康年年票擬。彼國奏本。所見多矣。錄中誤作昇翁。相國簽出。云昇字恐誤。提調卽加簽云。遵改作昇。實乃昇字也。彼國王命名。亦特取生異。以別于臣下。略舉一二。足見考證一事。洵非易易。不容率爾操觚耳。

簠齋書來云。燕翁古泉苑一百一卷底稿。在伊處。宜爲代刻。但有圖無說。且金銀洋錢多至數卷。是物奚必刻乎。誠如來示。不宜絲毫更易。易之則非其原書。翁氏彙考所見皆寫本。而無圖。采取過多。未經刪削。二書皆未可付梓。強爲之。亦不能愜心貴當。惟青翁虞夏賸金釋文。燕翁詠泉絕句。如得原本。必爲梓行。

與尊刻之文節泉語可以彙存。但燕翁之詩刻于道光中葉。近出之泉可入詠者。又數百種。若仿其體例作數十首補之。亦大佳也。

昨恩綬姪。飲于一友處。聞坐中人云。前年夔郡大水。地忽陷。湧出鐘鼎無算。悉爲康所得。宜乎挂冠甚速。果若人言。足下能無妒羨。如刻款識。詎止三十餘器耶。笑笑。但山西汾河岸崩。卻出銅器不少。大率無字。只一鐘重百餘斤。字頗多。青綠厚重。不可剔視。尋瑄香之弟。以賤直得之。曾向索拓本。則以不善拓。墨爲詞。已勸其運至都中。必獲善價。足下如得此。亦足以豪也。

前晤方元仲。談及孟鼎。知李山農曾遣人挾重資往購。而袁小午已議價在先。遂以六百餘金得之。因過重。不能罄致。都下左宮保聞之。始有送入關中書院中天閣之議。書院乃康昔年肄業地。閣上祀有至聖畫象。但人盡可登。日久恐極楊致傷。非若焦山古鼎。有寺僧寶守也。曾告小午。宜妥籌位置。此事在足下失之意外。令人悵悵。璽齋書來。每乞精拓。云尙有數字。非得精拓不能定。惜乎未歸祕藏。亦足見物各有主耳。

彼此走字道古。日或三四。反嫌從怨矣。然塵海中識此風趣者。正無幾人。好古器者。思得真器。好古泉者。思得真泉。推之作人求友。概離不得一真字。然否。

來示云。有人持示空首布百餘。以直昂未收。聞王廉生云。中有四字者一枚。此卻不易得。大約必歸繼幼雲矣。幼雲得燕翁所藏之百餘品。今復益此。自來譜家無若是之多者。他日如爲竹朋續泉匯。當索其墨。

本載之。

簠齋寄到十鐘拓本。乞選留其印。舉一書告成。尙無期緣。藏印至四千餘。益以借印者。並兩面印子母印。計之不下六千方。從來無此鉅觀。已乞其寄數部來。吾輩宜各存一部。雖工直稍昂。但一散卽不能復聚。時哉弗可失。足下當以爲然。是書斷難付刻。刻出亦不若印出者之得神。金石之緣。談何容易耶。

尋氏齊鐫。已歸祕藏。得寶可賀。此次願到拓本。較前拓殊精。足珍之至。古器剔字法。最不易。少不留意。卽誤。聞許少翁云。伊家所得商鐘。初似無字。其太翁浸以藥草水。磨以細沙。遂得百許字。詢係何藥草。則亦不能舉其名。聞簠齋云。醋浸最劣。容致書詢之。

屬寄簠齋各拓本。悉寄去。今果有報章。並精拓數十種奉。上如中有已獲者。尙希分我。當代賞鑑家。不得不推簠齋爲第一。伊解組歸田。十餘載。幾于此調不彈。今讀其來札。乃頗有興會。足見雅事亦賴有倡和也。尊藏數部鐘。簠齋最推許。釋之曰。邵問元仲所得者。卽邵陽出土。邵說亦復近理。齊鐫拓本已寄往。屬釋之攀古廬款識。幸付一册。以便彙寄。

拙著泉說。承屬徐小勿寫以精楷。感幸無似。尙乞錫之弁言。以爲光寵。則藉重彌不淺矣。尊藏各拓。益以竹朋藏器帖成一册。幸爲題簽。年來所積各家泉拓。不下二千紙。兩窗多暇。一一剪帖。計得十餘册。其簽悉屬胡石查題之。藉消長晷。人生難得清閒耳。念藏泉屢失。幸精者尙有拓本存。老來興致漸闌。不復刻意搜補。五十年來譜無一字。緣泉匯已刊布。奚事復爲蛇足乎。

康生年少多才。所見尤富。其說鉅一篇劇佳。金斤讀鉅。青翁已主是說。惟竟以安邑諸布。定爲賈利二物。則尙待存參。石查蓄泉頗久。精于鑒別。解識亦卓。均足爲他山之助。吳清卿尤兼衆長。初不甚收泉。邇亦近墨者黑。不無傳染矣。視學三秦。當有創獲。燕翁長安獲古編。剗剛未竟。康本擬爲成之。藉報知己。簠齋寄到底稿。並作書敦勉。惟原刻不全之版。前路竟然居奇。非數百金不售。因屬清卿攜至秦中重刻。以其兼工繪圖。定能生色也。

古泉之學。至嘉道時。始有確識。前人著錄。皆不足信。刀布一門。悉承路史之失。溯至尊盧葛天紀元一門。或以意繪圖。率人間所未見。或取外國私鑄。襲用前代年號者。以實之。幼雲見示張敬庵泉寶錄鈔本。乃漢陽葉氏藏書。紕繆離奇。不可枚舉。至以永壽通寶二品。列爲紀元第一。是東漢時已有真草泉文。詎非笑柄。

簠齋寄到所藏莽布。自小布至次布。凡四十二枚。可云富有。康爲精選得兩分。其一穿上有小豎。其一無小豎。足以豪矣。惟序布均無小豎。時以鄙藏一品爲易入。俾無餘憾。康所闕之壯第兩種。簠齋雖云可取。然僅成此兩分。取之則大美不完。未免傷廉。姑俟諸異日。其副存者尙多。云亦可公之同好。足下既好之。茲選上七種乞鑒。只第布闕右角一字耳。如益以石查之序壯二布。則十布可全。亦一快事。康求之數十年。仍闕其二。足下一朝而獲。十天下事難易不同。等固若是耶。

來示云。得隴望蜀。不禁失笑。新莽六泉。當日燕翁亦尙闕其一。以中壯二泉。尤稀如星鳳也。康卻各有二。

枚。壯泉已贈簠齋。中泉即歸之寶笈。或足博一解頤乎。

來示云。昔人有得中泉。名其齋曰中泉小築者。語重未敢荷。轉滋愧汗。足下收泉。至莽而止。與簠齋所見略同。錯刀胚一種。斷不可少。特精選一枚奉贈。蘇億年近寄到各泉。中有一槊刀。尚不惡。可收也。

幼雲長安泉甚精好。裝潢尤緻。一字列穿右。一字列穿下。與堯仙所藏無異。長安地名。戰國時雖已有之。但古人制器必精審。況泉爲利用裕民之物。更無率意爲之者。故決其非用品。雖近武斷。然實以理斷之。原泉附去。覽之以爲何如。康一生好古而不好奇。于藏泉之稍可疑者。輒置弗錄。冀免自欺之誚。彼好奇者。必以爲井蛙不可語海也。

惠到阮刻華山碑。威感成邸一本。燕翁以賤直得之。昔年在秦。曾假觀數日。頗翻墨緣。近聞久質于人。不可復見。對此撫本。追念前游。不禁掩卷而三歎也。沈講虞泉寶所見錄奉趙。是書尙無大誤。只古刀布僅十餘品。大黃布刀。不免沿訛。未見新莽諸布。故以洪志爲憑。洪氏之圖。乃後人臆繪。自來流傳。從無只作某布兩字者。即錢錄亦承其誤。今據洪志以駁衆說。則耳食矣。布泉二種並列。北周亦沿泉史之說。得一元寶。尤僞作。南宋紹熙鑄錢。背文萬字及監字橫置。殆鑄鑄剝蝕誤認。非異品也。其餘尙足徵信。視他譜爲優。第僅千品有奇。所未見者正多耳。

簠齋寄示秦瓦各拓。至四十紙。視漢瓦尤足珍。擬爲摹刻作一冊。似別開生面。簠齋復寄拓所得秦詔版。凡八種。燕翁當日得之秦中者。悉歸所藏。復有新得。益以康及竹朋子苾所收之秦量。則先秦文字亦足

觀矣。惟康蓄願較多。一時莫副。又不工摹寫。竊恐徒託空言耳。

前顏到簠齋藏器之全形者。近復錫以阮氏號叔鐘諸拓。皆已精裝加印章。乃叨分惠。懸之座右。心顏爲之一開。種種拜嘉。感難談悉。金石一門。後人眼福數倍于前人。方今地不愛寶。出土者日多。亦日奇。大率前人所未見。其足補正經史者尤不少。非徒供雅玩已也。

拓示新得二邵鐘。字尤精整。物聚所好也。若是刻入款識。簠齋之十鐘不得專美矣。青翁贖金釋文已刊成。奉上三冊。只燕翁泉詩仍未覓得。竹朋續泉匯稿本已寄到。惟圖繪不緻。尙宜重摹。告成須待來年耳。尊著款識二編。印出後。竊冀先覩。足下謂好古者有三弊。好泉者亦何獨不然。詎諒前哲。非笑同人。故創一解。妄妄生新。其弊也矯。按圖索駿。闕一不可。累百盈千。悉應屬我。其弊也癡。好勝矜奇。侈爲獨得。自欺欺人。強詞滋惑。其弊也誣。質之足下。然與否與。

昨始獲觀楊總卿所藏宋版書。信如君言。海內罕有其匹。藏書雖不能徧讀。而古香異采。開卷則心曠神怡。其暗中益人也不少。所謂有書卷氣也。視寶珠玉玩好者。則何如。

前承惠二百蘭亭齋金石記。廣所未見。感甚。但其體例尙有須酌處。近復見所刻兩疊齋款識。亦不若摹古屢之精。且尊著備載衆說。俾資參考。尤具特識。來示謂子苾所藏七十二器。精好者居多。惜乎未有專刻。日下擅千秋之業者。非足下其誰。

古器古泉極雅事。卻亦有極忙時。或裁箋拓墨。或考證載籍。往往至夜分。但雖忙而心中自饒閒趣。庸何

傷凡人心必宜有所寄。不寄于是。其所寄者殆可知。豈僅賢于博葬乎。

幼雲以所藏蜀石經左傳周禮穀梁各一冊。並所作校勘記。屬求題。云是宋拓。穀梁僅數頁。左傳周禮存字頗不少。是刻在開成石經後。特以罕而見珍耳。幼雲得燕翁藏泉甚多。以第一第九兩權泉爲歷卷。康處尙有第五一品。聞幼雲亦思得之。康笑語人曰。如以第一第九兩品來。卽易之。何吝乎。附述博笑。

盆梅乍放。瓶菊猶芬。枯坐雪窗。忽蒙翰簡。並頒到燕翁海東金石苑題跋一冊。對之如見故人。是書全帙。當日曾經假觀。念從來未覩專書。實足爲石墨生色。亦手錄其目。及原序題詞。時出展視。今雖全碑文已付一炬。猶喜諸跋並存。有心人留此一段翰墨緣。良足幸矣。康擬卽付手民。公之同好。兼乞作弁言。以志原委。聞石查處尙有燕翁論泉絕句原刻。當並索來刻之。愴思燕翁一生嗜古。遺稿零落幾盡。存什一千百。庶藉告知好于九京乎。

門人呂屏青太守輝。與康同修夔郡城。康解組先歸。屏青始終其事。昨日書來云。城工將竣。今年十月六日。忽掘得石佛一。妙相莊嚴。赤趺齊趾。越日復得方石一。縱橫各二尺許。底微凹。鐫正書若干行。殊秀整。四圍寬三寸高起寸許。周列五銖泉七十二枚。上覆一石若蓋。中貯銅方匣。嵌以木。置金瓶。松脂封之。工匠爭啓視。瀉赤水。焚焚一粒飛去如豆。洗視碑字。乃隋仁壽年金輪寺舍利塔下銘也。爰移石並佛。置白帝城祠宇中。先以二泉函封郵致。康審視爲隋五銖。土花殊厚。五字交股作直筆者。